



行走

新年伊始,我们进山去摘砂糖橘。果园藏在深深的山坳里,漫山遍野都是果树。沿着蜿蜒的坡路上行,最先映入眼帘的,是给墨绿山体镶了一道金边的砂糖橘林。枝头挂果极密,一簇簇、一团团,金黄的果实把枝条压成了满月般的弓。阳光穿过薄雾,在浑圆的果实上流转,每一颗都像盛着光的琉璃盏。

山脚下几株向阳的橘树,已熟得透彻。友人驻足,摘下一颗,剥开时那股熟悉的清甜便弥漫开来。“有点甜。”她们轻声说。我也尝了一瓣,带着淡淡果香的汁水在口中化开,甜意像春日的细雨般轻柔。可我心里认为,山脚下的,终是普通;那更隐秘的甜,定然藏在更高处。

于是我提起空篮,沿着山坡向上走去。走到半山腰,路边的橘子红艳饱满。我摘下一颗,薄皮几乎透出光来。一尝,甜味清亮透彻,带着山泉洗过的甘冽。真好,就在这儿摘吧!念头刚起,另一个声音又悄然浮现:这里的已是这般滋味,那山顶的橘子终日沐浴晨曦晚霞,该是何等极品?我咽下口中的甜,将吃了一半的橘子轻轻放在树下,仿佛抛弃一个不够完美的答案,继续向上。

终于到了山顶。视野豁然开朗,群山如黛,尽收眼底。我急切地寻找那想象中的“极致之甜”,心却一点点沉下去。山顶的橘树,因着海拔与风寒,成熟得竟比山下要晚。果实多是青黄参半,即便偶有泛红的,色泽也显得单薄,摸上去果皮紧实。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,挑了一颗最黄的摘下,费力剥开。送入口中,一股鲜明的酸涩率先袭来,激得人一颤;随后,一丝被压抑的甜味才怯生生地泛上来。酸得张扬,甜得隐忍,全然不是我一路追寻的、那毫无保留的丰沛蜜甜。

满山橘灯照亮归途

林秀英



我独自站在空旷的山顶,四野无声,只有风声掠过树梢。竹篮空地倚在脚边,映着苍茫的暮色。来时路上那唾手可得的饱满与甜蜜,忽然无比清晰地涌上心头——它们都曾真切地悬在枝头,等过我片刻的停留。

原来这一路的追寻,多像我们执念的缩影。总以为极致的甜在更高处,却不知正是这份固执的遥望,让我们对已然捧在手中的清甜视而不见。山脚的橘子不曾骗我,半山的橘子也曾慷慨相赠,是我的脚步,被一个想象中的“更甜”牵引着,不肯为已

然圆满的甜蜜停留。最好的时节不在别处,就在果实恰好成熟的那刻;最甜的滋味不在高处,就在舌尖懂得品味的刹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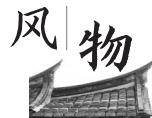
下山时,我不再眺望远处。只把目光收回到触手可及的枝头,放缓脚步,一树一树地看过去。终于,在一处背风向阳的坡面,阳光将最后一抹金辉洒在那棵树上——枝叶疏朗,每一颗果实却都像被光芒浸透了琥珀,沉甸甸地垂着。

我轻轻摘下一颗,剥开,送入口中。刹那间,清泉般的甜润在舌尖漾开,带着阳光沉淀的暖意,恰到好处。

我停下来,一颗又一颗地采摘。竹篮渐渐满了起来,每一颗砂糖橘都闪着温润的光。

满山的橘灯在暮色中温柔亮起,一颗接一颗,一盏接一盏。我提着沉甸甸的竹篮下山,篮里的果实随着步伐轻轻晃动,仿佛在应和着心跳的节拍。

原来,“甜”从来不在更高处。它就在你肯低头发现的这一树,在你肯伸手摘下的这一颗,在你与眼前生活温柔和解的这个黄昏。满山橘灯照亮的,从来不是向上的路,而是提着满满收获的归途。



风物

一张鲜红的请帖飘然而至,落在眼前。

这是一位同事送来的,说他儿子要喜结良缘,诚邀我拨冗赴宴。我顺手翻开请帖,看着日期与地点,记在心里,便知该为这桩喜事准备一份贺礼。

贺礼——这东西,说白了,无非是钱。一百两百,三百五百,抑或千把块,数额不等,因人而异,全看交情深浅。当然,也有不收贺礼的,或是象征性地收上十元,这都要看地域习俗或是喜事主人家的心意。但就目前整体而言,收贺礼的习俗,依旧在人情往来间延续。

这习俗,古已有之。“嘤其鸣矣,求其友声”,早些时候或是更早年代,嫁娶之喜,戚友亲朋,都有互请之仪。你来

我往,送礼收礼,实为平常之事,所不同的,只是贺礼之物的轻重、雅俗罢了。

据我所知,明清时期,贺礼多以“实物”为主。最为常见的,是红绸或红纸制作的喜幛,上书“天作之合”“百年好合”等吉祥语,悬挂于婚宴厅堂,体面又应景,满是浓浓书香文化味,令人肃然起敬。当然,也有送线面、糖品、鸡酒的,契合闽南喜宴饮食传统,藏着“长长久久、甜甜蜜蜜”的期许……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,所有的“礼数”虽因人而异,却尽是诚挚的心意。

到了民国时代,货币化贺礼开始普及,也仍然保留传统的实物礼,可谓是“实物”与“货币”并行不悖。

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贺礼仍以实物为主,主要是布料。办喜事

的人家会在红纸上写下送贺礼人的姓名,贴在布料上。厅堂周围、巷弄墙沿早已拉好铜线,再将贴好红纸的布料一一垂挂。贺礼若多,连上下巷、过水巷都挂满彩布,远远望去如彩瀑垂落,蔚为壮观。

“世事短如春梦,人情薄似秋云”。时光流转,岁月不居,这般质朴的贺礼终究是渐行渐远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布料日渐退出,没于人们的视野,取而代之的,是更为便捷的现金。

起初,布礼与礼金还能并行,一同存在。收到现金贺礼时,主人家也会将送礼人的姓名与数额写在红纸上,与布匹一同挂在厅堂前比较显眼的地方,供人观瞻。可是,没过多久,布礼

便彻底没了踪影,礼金成了人们乐而为之的选择。后来,大家干脆用微信直接转账,省却路上来去奔忙。

但无论采用哪种贺礼的方式,主人家都会一一登记在册。一来二去,这本礼簿,便成了人情往来的“账本”。往后,谁家喜事,翻开一查一看,就知道该回多少礼,少了几分随意,多了几分慎重。

世异时移,贺礼形式虽简,祝福的内核却依旧温馨。人间烟火处,礼至心亦至,便是最好的往来。

不作多想,我赶紧找来一个红封袋,认真写下“某某贺”,装入两张纸币,折好封口揣进裤兜。待宴席当日,亲手将红包递给新人,道一声新婚快乐”,也算聊补几分旧日情味。

黄志专

贺礼

缝纫机上的时光针脚

董艺玲



的布票为我们买来一匹布,让母亲为一家做新衣。每逢寒假,母亲特别忙,大家都想在春节时能穿上美美的新衣服。她常常通宵达旦,家里人的新衣服通常要放到最后才做。

记得有一年,父亲买回一匹红色的格子布时,我欢喜得绕着它转圈。母亲在做衣裳时,我总是坐在一旁观看她操作缝纫机,就像欣赏一场表演,优雅且充满温情。缝到

布边的时候,她会腾出一只手轻推布料,另一只手扶着压脚旁的调节杆,目光始终落在针尖穿过布料的地方,这一切操作全凭手感和耐心去调整。做好了衣服,她再把缝纫机的杆杆推回原位,顺用手旁边的格子布罩把机身盖好,等下次要补衣裳的时候再掀开。线头用剪刀剪断,接下来还要缝扣眼和纽扣,妈妈的好姐妹常常会来帮忙,最后还得熨烫平整。

便彻底没了踪影,礼金成了人们乐而为之的选择。后来,大家干脆用微信直接转账,省却路上来去奔忙。

但无论采用哪种贺礼的方式,主人家都会一一登记在册。一来二去,这本礼簿,便成了人情往来的“账本”。往后,谁家喜事,翻开一查一看,就知道该回多少礼,少了几分随意,多了几分慎重。

世异时移,贺礼形式虽简,祝福的内核却依旧温馨。人间烟火处,礼至心亦至,便是最好的往来。

不作多想,我赶紧找来一个红封袋,认真写下“某某贺”,装入两张纸币,折好封口揣进裤兜。待宴席当日,亲手将红包递给新人,道一声新婚快乐”,也算聊补几分旧日情味。

黄志专



况味

母亲曾有一台相伴近半个世纪的老式缝纫机,像一位忠实的老朋友,静静地守着光阴里的故事。那“咔嚓咔嚓”声,像时光的针脚,细细密密地缝补着流逝的岁月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缝纫机是稀罕物件。那时,我的家乡尚未有裁缝师傅,也许是父亲看到了乡亲们对新衣的期盼,想多赚点钱补贴家用;或许是母亲觉得实用,可以亲自为孩子们做好看的衣服。就这样,父亲添置了一台缝纫机。

它的机身没有过多华丽的装饰,上面用金色的字体印着“闽江牌”,这三个字在如今依旧醒目。缝纫机的底座有搭配机身的深色金属托盘,形状规整,针板和压脚部分是亮银色的金属件,和黑色机身形成明显对比。摇轮是黑色的金属材料,大小适中,方便操作。缝纫机机身底座边缘,有简单的卷草纹作为点缀,虽不张扬,却增添了几分独特韵味。缝纫机整体看起来扎实厚重,每一处细节都围绕使用功能来设计,透着老物件独有的质朴与实用。

母亲先跟她娘家的李师傅学缝纫技术,一期学完,她已深谙裁缝技巧。阿公把沉重的裁缝机挑回家,母亲一边教书,一边利用闲暇时间为乡亲们做新衣裳。父亲总是在过年回来时,用平时地地质攒下



抒怀

唯有梅香似故人

唐筱毅

清晨推开家门,楼道里的寒气还没散尽,一缕香先钻了进来。不是浓郁的甜,是清冽的,带着点骨劲儿的香,勾着人快步上楼。拐角的花盆里,蜡梅开了。浅黄的瓣,薄得像蝉翼,鹅黄的蕊嵌在中央,一朵两朵,一簇两簇,在枯寒的冬日光里,悄悄燃着暖。

上班的路,因此多了段香径。街边的两株蜡梅早开了月余,一株红心,一株素心。红心的总耷拉着脑袋,瓣儿瘦削,香也淡得像隔了层纱;素心的就不一样了,瓣儿圆滚滚的,金黄得透亮,花心素净,香能飘到老远。我总爱绕到素心蜡梅那边走,远远闻着香,脚步都轻了几分。

走到石桥畔,常坐下来歇口气。流水淙淙,灰雀在枝头唱着婉转的调子,堤岸上偶尔有羊群踱过,啃几口野草,衬着蓝天和垂柳,像幅没干透的田园画。缘分这东西真是说不清,那天本是随意往南走,竟撞见堤上一大片蜡梅,香得人挪不动脚。

这香,总让我想起城北的唐老爷子。老爷子是远房亲戚,最爱画梅和喜鹊。虬曲的老干,斜逸的细枝,嫣红的梅疏密有致,枝头站两只白多黑少的喜鹊,喳喳似有声,喜庆得很。那年他送我两幅画,我宝贝了半年,终是被朋友软磨硬泡索了去,谁让老爷子的梅,画得太有精气神。

也总在诗词里遇着梅。“暗香浮动月黄昏”,原是纸上的句子,此刻闻着鼻尖的香,才懂了那份意境。还有“俏也不争春”,小时候唱《红梅赞》,只觉得调子好听,如今看着寒风里的蜡梅,才懂摸出那股傲劲儿。

但最难忘的,还是父亲的梅花酒。后院那株红梅,是母亲亲手栽的。每到腊月,母亲就铺块布在树下,捡那些落瓣,洗净了给父亲酿酒。一分红梅,五分白酒,封进坛子里,等开春启封,香能漫半个院子。父亲说,梅花酒,要酿给一生中最爱的人。

十一岁那年,父亲跟着亲戚去了南方沿海。母亲没哭,转身去学了裁缝,缝纫机的“嗒嗒”声,代替了酒坛的“咕嘟”声。往后的冬天,红梅照旧开,却再没人酿酒,也没人捡花了。我后来学着酿各种花酒,桃花、菊花,酿得街坊都称赞,连三花酒厂都来聘我,可我始终没酿过梅花酒。

同事总问我,为什么不酿梅花酒,香多浓啊。我笑说:“太难了,学不会。”只有母亲懂,那年她指着后院初绽的梅树,红着眼眶问我:“依你现在的水平,能酿了吧?”

我摇头:“父亲说,梅花酒只酿给最爱的人。”

腊八念想

吕少京

腊八到了。

早上醒过来,屋里静悄悄的。没闻到那股甜丝丝的粥香,也没听见厨房锅碗响。我还赖在被窝里,闭着眼使劲想。那碗粥,到底啥味儿来着?

我妈煮腊八粥,非得凑满八样东西不可。红枣、莲子、花生、栗子、红豆、绿豆、大米、小米……她总提前一天忙活,把各种豆子、米粒分开装在小碗里,一排排搁在厨房窗台。

随后,她便搬个小矮凳坐在厨房,就着灯,拿根筷子一颗颗给红枣去核。筷子对准枣屁股,轻轻一戳,核就出来了,枣肉还是圆鼓鼓的。这动作,她到底做了多少年?我也说不清。

粥得小火慢慢炖,她总念叨:“急不得,米要慢慢开花,豆子要渐渐煮烂。”各种粮食的香气在水汽里滚来滚去,最后搅成一锅不开的味儿。她就守着那口锅,隔会儿揭开盖子,拿大勺子慢慢搅拌。热气冒出来,糊得她眼镜片一片白。她也不急着擦,眯着眼接着搅。

“妈,好了没啊?”我年年都这么问。

“快啦,再等等。”她也年年这么答。

粥煮好了,她先盛一小碗,端到奶奶照片前放着。老规矩,腊八粥得请过世的长辈先尝尝。她对着照片轻声说:“妈,吃粥了。”这才给我们盛。粥烫得很,我得吹半天。她在旁边看我那样子就笑:“慢点吃,没人跟你抢。”那粥啥味儿呢?说不上特甜,就是各种粮食混在一块儿的香,稠乎乎、暖烘烘的,从嘴巴一直滑到心窝里。

记得最后一个有妈的腊八,她瘦得只剩皮包骨,躺在医院病床上,话都说不利索。可我还是熬了粥,装在保温桶里拎去医院。扶她起来,舀一小勺,小心递到她嘴边。她费力咽下去,冲我笑笑:“好……好喝。”那是她最后一次喝我煮的粥。

如今我自己也会熬腊八粥了。照着记忆里的法子,凑齐八样,小火慢慢炖。可不知道咋回事,就是熬不出那个味儿。不是太稠就是太稀,不是太甜就是没味儿。

朋友讲,现在东西没以前好了。我倒觉得,可能不全是东西的事儿。

熬粥这事儿,说难不难,说易不易。可能熬的不是粥,是时间,是以前的心思。我妈守着的那锅粥,守的是那些平平常常的早晨。那份心思,跟着她走了,再也找不着了。

外头飘起毛毛雨,细细密密打在干树枝上。我盛一碗自己熬的粥,坐在我妈常坐的老位置上。粥还滚着热气,白雾悠悠地往上飘,散在空气里。那一瞬间,好像又回到很久以前的某个早晨。

有些味道,注定只能待在回忆里头。腊八对我来讲,早就不单是个节了。它像个念想,一年里最冷的时候,用最慢的火,熬一锅浓浓的想头。